

明文在

一
函
十
冊
函

明文在卷二十九目錄

疏

理河事宜疏
淮鹽利弊疏

周用
霍韜

明文在卷二十九

常熟

薛

熙

纂

嘉善

譚

瑄

訂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伏覩節該欽奉敕書內開凡修河事宜敕內該載不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欽此臣自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奉命總理河道伏念漕河係今日軍國重務而臣至愚至陋分甘棄捐誤蒙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俾承官乏居常懍懍寢食靡寧緣見凡今治河事宜前此諸臣相繼悉心規畫然又莫不皆以黃河徙決不常將來利害不能逆覩惴惴然日惟聽河之所爲則是從長之議經久之圖固有所不敢任者臣撫躬感激莫知所爲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件爲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事又一件爲效愚忠興農功廣聖心以隆聖化事又一件爲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

固國本事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爲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今欲舉臣之末議相與乘時整理此一機會也又當朝覲考察之年百度維新將來任事得人是又一機會也敢以臣之私憂過計爲陛下陳之臣惟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砢礫中閒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爲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爲遺於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

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
阡陌溝洫遂蕩然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
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
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
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
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
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
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
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數百里之間拘而委
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
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
澧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
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
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由前言之此

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仰惟陛下臨御以來
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
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
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之時霖潦無所
容之也溝洫之爲用說者一言以蔽之則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
備旱潦一言以舉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爲容水
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
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
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
是爲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厯年親
被衝決之患民閒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畔者不得種種者不
得收徒費工力無裨飢餓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
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
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閒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

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畊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亘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旣修則豈惟山東河南見在彫瘵之民得以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暍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臣之所謂修溝洫者非謂自畎遂溝洫一一如古之所謂止是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不爲震驚委之於海而已矣臣又惟念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厯千百年影迹湮沒竟莫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

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羣議其諸條目未敢覲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黃河南行雨暘時若又適遭遇詔令開墾荒田至再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隸遠年今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之司府自腹裏達之邊方在下有臣王相與協力在上賴聖明俯賜幹旋如無成效臣甘伏欺罔之罪臣蚤夜營思以爲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謬昧死上聞乞敕該部查照累經題奉欽依通行開墾荒田事理與臣所言溝洫條件如果彼此可以相須而成不至窒礙卽與從長集議具由上請蚤賜施行則生民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恐懼隕越俟命之至

一曰正疆里以稽工程臣惟古之溝洫卽後世之所謂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爲大渠爲

中渠溝洫爲中渠爲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勞而無功然有一府之疆里有一縣之疆里有一鄉之疆里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疆里由一鄉而一縣由一縣而一府由一府而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爲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爲塘塹出於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官司如式施行按時稽察責其成效

一集人力以助夫役臣謂疆里爲大渠溝洫爲小渠大約施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爲之緯仍令州縣各計各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

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倡率小民臣竊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漫無稽考往往直至會赦方纔住支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錢糧歲辦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頻年告乏卻容此等罪人潛形竊食實爲虛糜今欲集人力以修溝洫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該問刑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食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改報民籍前田永與爲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自來多是賣放徒令濟貧無以懲惡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

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簽特爲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
敝大約年年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
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
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卽今河患稍寧臣
謹遵敕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嘉靖二
十三年分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二箇月量徵椿草折色
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其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雇役銀
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將來幸無不時工役使
之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爲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
濫卹稅糧賠賂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
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
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旣成豈止
可以平河患興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
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

使畊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而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伏乞睿照

一蠲荒糧以復流移臣惟河南凡近黃河并山東濟南兗州東昌等府州縣地方自來旱潦無備若據頻年災傷州縣不勝申報以致百姓稅糧無從出辦只得逃亡實非得已遺下稅糧差徭有司又復責令見戶與大戶包賠承當輾轉貽害歷年相仍十室九空流移益甚見今田野之間環堵蕭然將來未見底止臣聞成化年間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因裏河旱荒節該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山東百姓既十分艱難今年稅糧等項盡行蠲免欽此欽遵養活小民至今稱頌今欲開墾荒田河南山東沿河府州縣積年逋欠錢糧若復照舊追徵有司徒行刻骨之政百姓終無復業之期臣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現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臣又伏思往年治河都御史如徐有貞劉

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年分災傷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準作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修復則河患無虞年荒有備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爲力旣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什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永厚者也伏乞聖明矜察

一專委任以責成功臣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緣體統相承大小不紊旣不敢侵官又不敢曠職所以功緒可稽民蒙其利臣所謂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誠使荒糧旣蠲人力已集若無其人專

任其責雖曰見今奉行墾田將來有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京官在外有監臨之責其事權既專且重者無如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乞敕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及今黃河南徙之時督同各布政司按察司該府掌印官委行分守分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等官按季稽考巡按御史稽考一年之成功巡撫都御史通稽考三年之成功其新任知州知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

一持定論以察羣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遠年近日人自爲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邨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船自徐州達陳

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陵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卽令運道旣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財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當羣議方興天和專意修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爲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行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招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百姓因以足國尤爲切近況北直隸州縣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

滄冀平谷滿城三十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治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煥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修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具不越乎溝洫之政伏乞聖明留意

淮鹽利弊疏

霍 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鹽課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畊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

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飧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飢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賣私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